

环球热点



十月十三日，人们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欧元雕塑前自拍留影。新华社记者 袁阳 摄

实现战略自主不容易 摆脱对美依赖是关键

# 欧盟何时才能真正「长大」？

本报记者 李嘉宝

## 谋求“战略自主”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澳大利亚借此撕毁了和法国签订的650亿美元常规潜艇订单，转而将与美英合作建造核潜艇。报道指出，“法国和欧盟的愤怒不仅停留在商业层面。对他们来说，强化自身防务安全能力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核潜艇合同风波后宣布，欧盟将于明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召开防务峰会，探讨如何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目标是使欧盟与北约这个跨大西洋联盟保持距离。

美军仓皇撤出阿富汗的“喀布尔时刻”，也给欧盟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表示，阿富汗局势表明，欧盟为战略自主权的不足付出了代价。“唯一出路是吸取教训，谋求联合自强，提高战略自主权。欧盟不仅要加强能力，还要加强行动意愿。”博雷利还表示，将在今年11月的欧盟防务会议上提出组建一支5000人的部队。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尔索维奇近日总结说，在经历阿富汗撤军的混乱以及潜艇毁约事件之后，欧盟需要更多地聚焦“战略自主”，“这将被提上欧盟最高领导层以及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议程”。

谋求“战略自主”是欧盟多年的夙愿。近年来，欧盟在提升战略自主尤其是防务自主方面加快了机制建设与道路探索。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公布，提出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2017年，欧盟推出欧洲防务基金，25个欧盟国家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2019年，冯德莱恩提出将新一届欧委会打造成为“地缘政治委员会”，以增强欧盟在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2020年6月，欧盟在德国的倡议下开启“战略指南针”进程，意在为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商讨增加政治方向，在欧盟国家内部建立统一的战略目标。

“欧盟的‘战略自主’概念以安全和防务建设为开端，逐步向各个领域扩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 应对内外挑战

“欧盟提出‘战略自主’，是内外因素相结合的结果。”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向本报记者指出，从欧盟内部来看，自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陷入多重危机交织的状态，如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英国“脱欧”等。在这种形势下，欧盟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自身该何去何从。从外部世界来看，随着大国竞争态势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欧盟逐渐认识到二战后欧洲建立的和平秩序并不稳固，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不可靠。

“欧盟提出‘战略自主’概念，一方面希望重振自身摆脱发展危机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意在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增强外部世界对欧盟的信心。”赵柯说。

“在布鲁塞尔，几乎所有演讲、座谈会、讨论会都在谈论‘战略自主权’。”在西班牙《世界报》网站看来，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战略自主”涉及的范围更广。“它指的是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还应具有军事行动的能力；是无须经过咨询或求得允许就能作出决定的能力，是能够在没有超级大国的帮助、支持或指导下，行使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能力。”

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作出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姿态。欧盟则再次强调欧洲加强战略自主能力、自

身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重要性。冯德莱恩表示：“应该看到，欧洲已不再是4年前的那个欧洲，而是一个迈向战略自主的欧洲。”

“欧盟着力加强‘战略自主’，旨在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崔洪建指出，其一，面对国际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欧盟希望通过全局性、长期性的发展规划，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维护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使欧盟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不被改变；其二，面对大国博弈和竞争不断加剧、欧美关系起伏动荡的局面，欧盟希望在安全、能源、产业链及供应链等方面摆脱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依赖；其三，欧盟希望以“战略自主”加强内部力量的整合和聚合，化外部压力为内在动力，为欧洲一体化增加新动力。

## 实现目标不易

今年5月，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同意邀请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加入欧盟军事机动性计划。此计划是欧盟联合防务机制“永久结构性合作”的组成部分。有观点指出，欧盟首次接纳非欧盟国家加入“永久结构性合作”，标志着这一机制从欧盟联合防务机制蜕变成美欧联合防务机制。接下来，美国很可能将其纳入北约的框架之内，与北约完全同质化，这再次证明了欧盟防务自主的始易终难。

崔洪建指出，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关键，是摆脱对美国依赖，不仅包括安全层面的依赖，还包括政治及观念层面的依赖。“欧盟推出所谓‘战略指南针’，旨在明确主要安全威胁、确定战略目标，凝聚成员共识。但它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身与北约之间的关系？若这个问题回答不好或模棱两可，欧盟的‘战略自主’建设就该打上一个问号。欧盟应认清美国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包装话术及其对欧盟‘战略自主’建设的冲击和损害，在政治外交层面找到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建设自己的战略支柱。”

崔洪建进一步分析，目前来看，欧盟实现“战略自主”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除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及北约的依赖外，如何将欧盟层面的政策框架真正落实到各国行动上，也是一大难题。

据外媒报道，近日，由于波兰宪法法院做出波兰国内法律优于欧盟法律的裁决，欧盟和波兰冲突不断升级，引发对波兰可能成为又一个“脱欧”国家的担忧。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欧盟面临诸多困境的当下，波兰挑起了新一轮欧盟内部危机。

同时，欧盟内部对实现“战略自主”不乏悲观声音。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近日，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对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官员和政府“发起了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在她看来，“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欧盟无法独立抵御潜在对手。”

“欧盟内部的不团结因素，将牵扯其实现‘战略自主’目标的精力。”赵柯指出，目前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对“战略自主”的理解不同，使得这一概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边界过于宽泛、内涵过于模糊的情况，再加上欧盟对美国的长期依赖、欧盟外向型经济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等因素影响，欧盟推进“战略自主”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崔洪建看来，在推进“战略自主”建设过程中，欧盟应适时对建设成效进行评估，指标主要包括：经贸合作环境是否正在改善；内部政治稳定和团结受到外部影响的程度是否在减轻；自身观念和行为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认同。“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必须突破一些观念误区，避免打着‘自主’旗号，做出一些破坏自主发展的行为。”

近日，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0名各界人士与会。大会共举行100多场研讨会。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表示，北极已经发生改变，北极不再孤立世界的边缘，而是在国际政治和气候变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分析人士指出，多国商讨北极保护、开发、利用等议题，“冰封之地”北极正成为相关国家关注的“热点”。

## 转向“多轮驱动”形态

作为推动国际社会关心、认识、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北极圈论坛2013年4月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是目前由北极国家主办，议题最为广泛、主体最为多元、域内外利益攸关方互动最为直接的国际性论坛。大会在每年10月举办，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科学家团体、商业和学术界代表参加，就应对北极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和生态多样化、可持续发展与适应性增强、土著文化与传统保护、航道与资源开发等主题进行探讨。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融冰加速，北极以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资源储备和航道开发的潜在优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赵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北极事务已经从单一的科研驱动，逐步转向包括探索、认知、保护、开发的“多轮驱动”形态。

## 开发理念存在分歧

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欢迎各国积极利用北方海路增加东西方向的贸易往来。北方海路开发是俄罗斯北极开发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近日表示，俄罗斯计划在2022年或2023年开始通过穿越北极的北海航线，进行全年航运。俄罗斯为发展北海航线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希望它成为一条主

## 北极保护开发利用议题引各方热议

# “冰封之地”渐成关注热点

本报记者 高乔

要的航道。俄罗斯还计划建造以液化天然气为动力的破冰船，以发展该航线，使其更适合全年航行。

“对俄罗斯来说，满足俄属北极地区发展需求，变现油气资源储备，加快海洋安全布局，强化对北方海航道的法律主张和实际控制，是其基本诉求。”赵隆表示，目前，俄罗斯等部分北极国家正加快北极油气资源开发，推动北方海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国际交通运输干线。而美国等国主张气候变化议题优先，暂缓北极资源开发项目。北极国家间存在“保护优先”和“加速开发”理念的差异。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安全议题在北极大国博弈与互动中的关注度提高。

## 中俄合作不断加深

“迄今为止，中国已将科学和外交政策的制定纳入北极对话中，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已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合作项目。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路南下到上海的天然气管道，就是北极地区的新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例证；北极东北航道航线的增长也是一个例证；第三个例证是，疫情前，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欧洲与亚洲国家之间通过北极的航班越来越多。”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近日表示。

2018年，中国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将促进北极和平与稳定列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提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促进北极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合作机遇。近年来，中俄在北极地区合作不断加深。位于北极圈内的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俄中友好合作的鲜明例子。2021年，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运输量成为北方航道运输之最。2021年8月，俄罗斯堪察加半岛液化天然气站也由中国交建建设，该项目可使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由冰区之间运输延长至更远的亚洲。

“中俄在北极保护和开发上存在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对接的可行性和深化务实合作的必要性。目前，加强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是中美北极合作的主要内容。中俄在北极开展可持续发展合作，已成为维护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赵隆表示，在北极开发问题上，如何在实践中强调保护和利用间的平衡，确保各国开发利用北极时不抱有“独占北极”的利己私心，摒弃“瓜分北极”的陈腐思维，谋求以代际公平为基础的北极可持续利用，是促进北极和平开发、合作共赢的关键。

观象台

# 对美关系让欧盟左右为难

□ 严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称，由于欧盟同意派遣一个小组，观察委内瑞拉定于11月下旬举行的地方选举，其正面临在下一个月终结最重要盟友关系的风险。今年早些时候，欧盟不再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是所谓“合法总统”，这使得欧盟与仍承认瓜伊多的美国在此问题上分道扬镳。

美欧同盟关系当然不会轻易瓦解。但如美媒所言，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盟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展示其作为一个独特的全球力量和西方价值观捍卫者的形象，而不只是美国影响力的某种延伸。

近年来，尤其是美国上届政府时期，受“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美欧在外交、贸易等诸多领域的分歧日益明显，跨大西洋战略同盟关系的裂痕不断加深。美欧此番围绕委内瑞拉政局产生的不和，仅仅是美欧矛盾的冰山一角。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有意修复美欧关系，并且频频释放积极信号。然而，从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态度，到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时

机，再到美英澳三国宣布组建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横亘在美欧之间的“尴尬事”和“麻烦事”层出不穷，美欧“友谊小船”遭受一浪接一浪的冲击。

面对一个当惯了“全球霸主”、凡事“本国优先”的盟友，欧盟日渐看清，美国并不是一个真正值得信任的可靠朋友。简单举个例子，在2013年斯诺登爆出“棱镜”计划之后，美国总统几度易人，然而美国政府对于欧洲多国政要的暗中监听持续进行。这很难让美国的欧洲盟友不感到寒心。

今年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发生在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场面更让美国的欧洲盟友“后背发凉”。尽管拜登极力辩解，称阿富汗与盟国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但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所言，阿富汗局势唤醒了欧洲的危机意识。当美国盟友习惯于任性地“说走就走”，那欧盟能做的只有发展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实力。

其实，早在201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直言：欧洲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完全依靠

美国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在2019年提出“北约脑死亡”论，并重组建设“欧洲军”一事，以此表明欧洲不愿再依靠美国的心声。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斯特·米歇尔也多次公开呼吁，推动欧盟“战略自主”。

不过，追求“独立”的欧盟无法避免“成长的烦恼”。目前，欧盟在安全问题上仍然重度依赖美国，难以完全在安全事务上拥有自主权。一边难以对美“安全依赖”，一边又想实现“战略自主”，这就导致欧盟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经常左右为难、摇摆不定。

想要成长就必须迈出“舒适圈”，克服“阵痛期”。欧盟《现代外交》网站日前刊文称，所谓“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似乎更像是过去的一种浪漫和怀旧，而非如今欧盟和美国地缘战略利益和优先事项的风向标。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已让欧盟及其成员国更加认识到增强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对欧盟而言，相较于继续盲从美国的传统做法，加速推进一体化进程、争取外交安全相对独立，显然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

国际时讯

## 2021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发布

### 中日民众高度认同两国关系重要性

本报电(记者林子涵)10月20日，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以线上方式在北京、东京发布“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公众受访者对对方国家认知与去年保持基本稳定，高度认同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是，历史、领土与安全等三大问题对中日关系深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中美关系波动起伏影响中日关系的一面愈发凸显。

关于构建中日新型合作关系必要性的问题上，70.6%的中国公众受访者认为“为实现和平稳定的秩序，中日两国应该构建更加牢固的新型合作关系”，日本公众受访者这一数据为42.8%。超过六成的中国受访者和超过五成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关于应对之道，两国公众最多的选择是“把中美博弈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促进中日合作”。过半日本公众受访者希望“不站队”，大幅超过选择“更重视美国”的比例。数据表明，虽然受到外部消极因素影响，但两国公众均希望培养更加自主驱动、牢固坚韧的中日关系。

本次调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发布会上，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等对调查情况进行说明。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舆论调查”自2005年以来每年实施一次，已成为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